

新中国留苏学生的“洋”婚(上)

◆ 李鹏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培养先进技术人才,我国开始向前苏联大规模派遣留学生,这拉开了新中国留学教育的大幕。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留学生的学习生活,在各个方面给予了超常规的待遇。留苏学生都深深感受到肩上所担负的重任,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好成为留苏学生的共识。为了便于留学生集中精力学习,对于留学生的婚恋恋爱问题,国家原则上不予支持。1954年制定的留学生注意事项第七条中明确规定:为了集中全力完成学习任务,对恋爱问题应自觉约束,正确处理,在留学期间不准结婚。

当时的留苏学生大多年纪在20岁左右,正值青春年华,男女同学之间相互爱慕,产生感情等事例不在少数,但之前大多处于地下状态。至于中国留学生和前苏联朋友之间的感情交流,则更是当时两国政府非常关注的事情。当时前苏联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女性比男性多二千多万,在全国人口只有二亿多的国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的创伤,前苏联许多中年以上妇女都是寡居。所以,前苏联女孩渴望找到一个对自己忠诚的男人很不容易。在前苏联姑娘的眼中,中国的小伙子有许多前苏联男子无可比拟的优点:他们品质朴实、作风正派、学习刻苦、纪律性强、温文尔雅;不吸烟、不酗酒、不打架、勤劳善良,这些都是他们完美人格的化身。用当时前苏联姑娘的话来形容中国留学生就像“暖水瓶一样”,外冷内热。而前苏联姑娘健美的身材、开朗的性格、大方的举止,也同样吸引着中国男孩子们的目光。东西方两种迥然不同的文明,在彼此吸引和碰撞中迸发了爱情的火花。对于刚开始出现的跨国恋爱,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中国留学生总会、各个学校的党团组织多方做工作,表明立场和态度。据留苏学生陈非回忆:“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团支部都要做思想工作,反复告诫当事人,中国与前苏联的文化传统、语言风俗习惯、生

活水平相差太大,结婚后会产生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当时前苏联女孩对中国国情也大多了解不深,她们以为中国的生活水平和生活习惯与当时的前苏联一样,每天可以随便喝牛奶,吃黄油、面包和奶酪,这也为以后的分手埋下了诱因。

派一个赚一个

1955年,前苏联政府废除了本国公民不能与外国公民通婚的规定,越来越多的前苏联姑娘开始向中国留学生发起了情感攻势。据留苏学生陈先玉回忆,为了保证留苏学生在前苏联集中精力学习,出国之前,国家定下规定:学习期间不回国探亲,不能恋爱结婚,更不能和当地人通婚。但前苏联女孩子喜欢中国的男孩,觉得他们学习好、纪律好,不抽烟喝酒,脾气又好。于是有的女孩主动追求中国男生。棘手的事终于发生了,当时列宁格勒一位中国留学生与前苏联女同学坠入爱河,随着交往的加深,两人逐渐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中国留学生党支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开始做两个年轻人的思想工作,可是这一举动遭到了女方和女方家属的抗议。前苏联姑娘甚至威胁,如果不允许他们结婚,她将卧轨自杀。每每谈及此事,时任驻苏使馆教育参赞、留学生管理处负责人李滢忍忍不住哈哈大笑,他说:“前苏联高教部问我,你们为什么不同意你们的小伙子和我们的姑娘恋爱?你们宪法中有这个规定吗?你要知道,我们的姑娘太喜欢你们的小伙子了!”无奈之下,使馆只好将情况报告国内。这件事一直上报到国务院,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同意他们结婚。这是第一桩中国留学生与前苏联姑娘结婚的事例。随后在苏方的要求下,中国有关部门调整了留学生的婚恋政策。

先例一开,留苏学生婚恋的禁锢也逐渐松动。高教部于1956年12月11日、1957年4月13日下文,规范了留学生涉外婚姻相关事宜。1958年2月,关于留苏学生在学习期间



■ 1958年,莫斯科石油学院中国留学生与前苏联同学一起研讨实习报告

的结婚问题,使馆留学生管理处专门下文规定,重申留学期间不准结婚的精神是对的,但是考虑到一些实际情况,在执行过程中有一定困难,文件中特别提到了对于留学生结婚者不能作为纪律处分的根据。对于准予结婚的条件,管理处提出了三种情况:1.一方在毕业前半年之内;2.单方回国度假在国内结婚;3.某些特殊情况,如年龄过大,与爱人分离时间过久等。文件中特别提到:

考虑到与外国人结婚后可能遇到很多困难,因此不同意留学生与外国人结婚。但又考虑到这个问题不能作为纪律规定,所以应通过党、团和行政组织加强说服教育,不与外籍公民恋爱结婚。如有个别少数同志坚持要与外国人结婚,并经说服教育无效者,在毕业前半年之内经批准可以结婚。结婚后外籍公民的一切要求,应由本人正式申请本国政府解决,使馆无法予以协助。

随后,1958年发布的管理派赴各国留学生的规定中,对于婚姻恋爱的说法也作了修改,从“在留学期间不准结婚”改为“教育留学生在学期间最好不要恋爱结婚”。

禁令一开,异国男女爱慕的情感开始发酵。随后中国留学生的跨国恋爱越来越多。中

国男留学生和前苏联女孩要求结婚的渐渐增多起来,整个五六十年代结婚的有五六十对,占留学人数的0.5%,差不多200人中就有一人与前苏联姑娘结了婚,并一起回国。当时的留学生管理处主任李滢回忆:“后来我们把握‘内紧外松’的原则,对内继续强调不赞成、不支持跨国恋爱,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口子一开,一下子有一百多对小恋人从地下状态浮出水面,考虑到对方一般都是前苏联大学生,将来也可以在国内发挥一技之长。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允许结婚,但是必须将配偶带回国内,这在当时被称为‘派一个赚一个’。”1958年1月31日,使馆留学生管理处曾集中向高教部汇报23名中国留学生跨国婚姻的情况,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城市的高校,且大学生人数居多。据陈先玉回忆,整个1950年代留学生跨国婚姻约有五六十对。

大多以悲剧收场

但是好景不长,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本来基础就不牢靠的异国婚恋在中苏政治环境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下越发显得脆弱。1961年1月,第二次留学生工作会议召开,其中对留学生跨国婚姻问题作了专门的规定:“根据已有的例子来看,结果都不好。主要在学习期间妨碍学习,毕业后回国后问题很多,影响工作,而且往往涉及两国关系问题难以处理。因此,拟明确规定,留学生在学期间不论同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不准结婚。对留学生和外国人恋爱,不要用法的形式加以禁止,但要加强教育。”留学生主管部门也越来越加大了对跨国婚恋的管理力度,留学生跨国婚恋的定性也发生了质的改变。恰在这个时期,相继发生了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留学生和科学院研究生因为与苏联人结婚而滞留前苏联的事件。当时的使馆留学生管理处相继和前苏联高教部以及前苏联外交部商谈相关处理事宜,但未达成一致意见。

杂技好男儿程海宝

陆林森

15.技艺上更加成熟

1956年,成氏五兄妹在捷克访问演出,不在室内,而是在露天广场,不巧,瓢泼大雨从天而降,观众竟然不顾大雨,坚持在台下观赏。领队王松生急了,走到后台对成连宝说:“老大(这是对他亲热的称呼)天下大雨,观众不肯离去,好多节目无法演出,你们的《小武术》还能演吗?”成连宝说:“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了中捷两国人民的友谊,我们一定会把节目演好的。”他带着弟妹,不顾地滑、手滑,任凭大雨倾盆,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将《小武术》中的174个动作,一个不減,一个不落,全部演完,获得了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小武术》在西北欧一些国家演出时,它的精彩技巧造型,高难度动作,也是令观众咋舌不已。看了演出,丹麦《政策报》发表文章说:“这不只是武术,这是芭蕾——是所见的最纯朴的中国技艺。”在日本演出时,日本观众也深为震惊,说中国的这个杂技节目“简直令人喘不过气来”。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人民杂技团的《小武术》就已饮誉海内外了。到了程海宝这一代青年演员,《小武术》已经连演多年,在技艺上更加成熟,更加完美了。

如果只看《小武术》这个名称,很容易望文生义,以为《小武术》属于中国武术范畴。实际上,这是误解。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武术,按照定数组合,或徒手,或使用器械,踢、打、摔、拿、跌、击、劈、刺等,那都是为了防身或进攻,而杂技表演中的《小武术》,虽然脱胎于武术,给人一种有形似于中国武术的感觉,也很讲究手眼身法步的“套路”,但它是一种文化艺术,在武术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嫁接”了诸多技巧动作,是一种表演艺术。

上海和各地杂技团都有《小武术》这个节目,但要说不让观众过目不忘的,非“成氏五兄妹”莫属。他们表演的“垛金瓜顶”(即两人双拳“对垛举顶”)变“掉人”,难度非常高。他



们练习“垛金瓜顶”,不知道摔打了多少回。五兄妹的父亲是一位老杂技艺术家,对五兄妹的要求近乎严酷,每次练习,非要达到标准不可,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五兄妹之一的成文群说:“起初,我爸爸叫我大哥在板凳上‘垛金瓜顶’,之后叫大哥在他拳头上起顶,这就难多了。拳头对拳头不是一次能完成的,需经过反复地研究和长时间地演练。大哥没少挨爸爸的打。”

朱赤在《漫谈成氏(小武术)表演中的(掉人)》一文中说:“‘掉人’这组动作,编排紧凑新颖,演出稳准脆爽,表演中未快先慢,铺平垫稳。一开始的‘垛金瓜顶’,动作始终缓慢稳健,优美抒情,将技巧交待得清清楚楚,紧紧地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紧接着‘尖子’演员文群在两脚站头‘攀朝天蹬’时,突然向后平砸摔下去,看去好像没有站稳两脚向前冲滑过去,而底座演员连宝猛然伸出双手又没有揪住,正当观众为文群的安全而失声惊呼时,她却轻松地站立在地上,向大家微笑致意,使观众绷紧的心弦立即松弛下来。这组动作的设计和表演,正像大戏剧家洪深同志评论的那样,‘慢而不拖,快而不慌,惊而不险。’”周恩来总理对这个节目非常喜欢和熟悉,在多次陪同外宾观看这组动作时,他总是不看台上,而是留神看着外宾们的反应,当外宾们发出惊讶的慨叹时,总理总是会心地微笑、赞叹着。

成文群小时候经常表演《小武术》,有一回在北京前门外剧场演出,一不留神,从舞台上摔了下来,当场昏了过去。一次偶然失手,使这位优秀杂技演员留下了一生遗憾。程海宝练习《小武术》,也多以“成氏兄妹”的《小武术》为范本,每有所得,融化于实践,“攀朝天蹬”是《小武术》的一个经典动作,“抬腿要慢,落脚要快”“扬起两手,快而不慌”。惟其如此,“掉人”向后“平砸”,这才让人大感惊险和刺激。

这些“提示”,成了程海宝练习《小武术》,熟练掌握技巧的“要领”。从学馆毕业后,他登台演出的节目有《青蛙游戏》《儿童游戏》《浪木》等。《小武术》是其中一个,长演不衰。

24.白道、黑道和灰道

劳一一提出了两难选择的老问题,劳大弓这次是绕不过去了。在理智上他倾向冬雨,在感觉上是倾向贺芳,在感情上,有时倾向冬雨,有时倾向贺芳,方向变化是由外界刮什么风决定的。昨天他同贺芳见面,贺芳刮香风刮得紧,他就倒向贺芳,表示对她有真心,并暗地里下决心要同冬雨一刀两断。今天儿子刮的西北风,让他头脑清醒了,房价不会跌,贺芳不会留,他又倒向冬雨。婚姻常常不靠理智,也不靠感情,而是靠那个捉摸不定的感觉。劳大弓的感觉是定位在贺芳身上,他沉吟后说:“让我考虑考虑,再作一个决断。”劳一一急火攻心,跺着脚说:“爸,你不能三心二意了,冬雨阿姨不会耐心等待的,鸡飞蛋打,‘祸福无门,唯人所召’,爸,古人说得好你要听听啊!”

劳大弓叽哩哇啦把他的故事说完,对着红娘席天红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空口说话是容易的,弹药落实到实处是不容易的。我的儿子认为选冬雨是福,选贺芳是祸。我的看法完全相反。你说,在贺芳和冬雨两个人中,选谁是祸,选谁是福?红娘,我碰到选择难题了,你要帮我把关。”说完摘下墨镜,露出一双期盼的眼睛。

席天红婉转地说:“对冬雨,你赞扬她的人品,我仅听了你的一面之词,哪能做出评论?对贺芳我只是一面之交,她来过夕阳红摊头,也同我闲聊几句,声音是嗲嗲的,长得也很丰满,皮肤也白净,很媚人。我哪能以貌取人呢?”劳大弓说:“你是一碗水看到底,一个是人品好,一个是相貌好,你的指导性意见是什么?赶快说出来,不要遮遮掩掩。”

席天红开门见山说:“在我们相亲角里,对婚姻有白道、黑道两种说法。白道是说婚姻是两厢情愿,以情换情,这个情是道义、责任和个性。黑道是说婚姻是男子用房子、票子、社会地位同女子的年轻美貌交换。前者是正道,海枯石烂情不变;后者是歪门邪道,兔子尾巴长不了。你走的是什么道,只有你自己知道。道路踏准了。两难选择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劳大弓茅塞顿开:“我明白了,白道是指

冬雨,她挑的是感情而不是房子。黑道是指过去的贺芳,她挑的是房子而不是感情。还有条你还没有提到的灰道,是现在的贺芳,回眸尚有真情在,房价会回归到合理的价格。她既能挑感情,又能挑得起房子,是个双肩挑。我——他突然两眼放出光亮,大声嚷着:“既不挑白道,也不挑黑道,而是挑两者兼有的灰道,她就是贺芳。”

席天红听了大为惊骇,她在社会底层混了几十年,练就一双毒眼,当然能看得清贺芳是“挑财神”的角色,到相亲角来嘛有钱有房的老头子。她提出黑道白道的说法,是侧面提醒劳大弓要挑正道的冬雨而不是邪道的贺芳。令她吃惊的是,他把她的说法拆并分合,竟然组装出一个灰道的说法,并把黑道中的人物贺芳改造成灰道中的光亮人物。

席天红是正派的人,肚里有一本谱儿,是是非非分得清清楚楚。她严肃地说:“你碰到了两难选择,要我把关。我是先把脉,后把关。把脉的结果:冬雨挑感情不挑房子,是正道,是福门。贺芳挑房子不挑感情,是邪道,是祸门。我负责地告诉你,我的把关建议是:挑冬雨而不挑贺芳。”

劳大弓一听十分惊讶,平时随和的红娘竟然说出如此强硬的话,他脸上喜气马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不满、不平和不理睬。他很有礼貌地说:“鞋穿在脚上,适意还是不适意,只有脚知道。贺芳有没有真情,只有我最清楚。我不能接受你的建议,对不起。”说完转身就走了。

席天红是急性子的人,又是一根肠子不打弯的人,她对着他的背影说:“要老婆是过日子,不是看卖相,看卖相要倒霉的。房价是不会跌下来的,贺芳会再次逃掉的,劳大弓你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劳大弓转过头,拧巴着脸:“席天红,你听着,这条灰道我走定了,我现在就去找贺芳,我会把她带到相亲角来,带到你的面前,让欢笑而不是眼泪说明我在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拜拜。”

劳大弓说着,离开了相亲角。

明起连载《追寻——“铁笼江湖杀人案”侦破纪实》

老人相亲角

李俊伟

